

玛丽玛丽

爱尔兰詹姆斯·斯蒂芬斯著
沈性仁 徐志摩合译



民国四大才子之首
徐志摩

民国一代才女名媛

沈性仁

最具才情的男女作家合璧之作

怀春少女 朦胧初恋 懵懂情欲
纯净情爱 欲迎还拒的少女之心

被作者译者刻画得
精妙入微 细致传神 丝丝入扣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民国才子佳人
联袂经典之作
中英双语
首次合璧

玛丽玛丽

〔爱尔兰〕詹姆斯·斯蒂芬斯 著
沈性仁 徐志摩 合译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玛丽玛丽 / (爱尔兰) 詹姆斯·斯蒂芬斯 著; 徐志摩, 沈性仁 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387-4104-9

I. ①玛... II. ①斯...②徐...③沈... III. ①长篇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51267号

出品人 陈琛
选题策划 苗欣宇
责任编辑 付娜
装帧设计 孙俪
排版制作 郑舒文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玛丽玛丽

[爱尔兰] 詹姆斯·斯蒂芬斯 著 徐志摩 沈性仁 译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640×980毫米 1/20 字数 / 227千字 印张 / 20

版次 / 2012年9月第1版 印次 /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9.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序

翻译往往是一种不期然的兴致。存心做的放着不做，做的却多半是不预期的。我想翻柏拉图，想翻《旧约》，想翻哈代、康拉德的小说，想翻佩特的散文，想翻路易斯的《歌德评传》，想翻的还多着哪，可是永远放着不动手。^①不得空闲虽则不完全是饰词，但最主要的原因还在胆怯——不敢过分逼迫最崇仰的偶像一类的胆怯。翻译是一种直接的动手，动手动坏了怎么办？不敢动手的心理与尊崇心是正比例的。

但这短序不容我侈谈。我说我的翻译多半是兴致。不错的。我在康桥译了几部书。第一部是《涡堤孩》。第二部是法国中古时的一篇故事，叫做《奥卡森和尼克莱特》，第三部是邓南遮的《死城》。^②新近又印了一册《曼殊斐尔小说集》，还有伏尔泰的《赣第德》。除了曼殊斐尔是我的溺爱，其余的都可算是偶成的译作。

这本《玛丽玛丽》（在英国叫做“A Charwoman’s Daughter”，

^{①②} 为了更加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本书将原书中民国时期的英译人名“康赖特”（Conrad）改为现今通行的译名“康拉德”，波兰裔英国作家；“斐德”（Pater）改为“佩特”，英国著名作家；“吴嘉让与倪珂兰”（Aucassin and Nicolette）改为“奥卡森和尼克莱特”；“丹农雪乌”（D’Annunzio）改为“邓南遮”，意大利著名作家。——编者注

即《一个老妈子的女儿》），是我前四年在硃石山上度冬时一时高兴起手翻的。当时翻不满九章就搁下了，回北京再也想不起兴致来继续翻。也不知是哪一位捡了我的译稿去刊登了“晨副”，沈性仁看了说那小说不错，我一时的灵感就说那就劳驾您给貂完了它！随后我又跑欧洲去了。沈女士真守信，生活尽忙，居然在短时期内把全书给译成了。是我懒，把稿子一搁就是一年多，想不到留到今天却帮了《新月》的忙。

詹姆斯·斯蒂芬斯^①（James Stephens），原书的作者，出身虽只是爱尔兰的寒族，他在文学界的贡献，早已不止《金坛子》（斯蒂芬斯的另一名著，原名“Crock of Gold”），他没有王尔德的奢侈，但他的幽默是纯粹民族性的。正如前百年的英国有机 Austen，现代英国有 J. M. Barrie，前百多年的苏格兰有 Robert Burns——现代的爱尔兰有詹姆斯·斯蒂芬斯。幽默是天才，正如悲剧的感觉是天才。他的天才不是肤浅的观察，那是描写外形的，他的是深入的体会，一个诗人的感觉在万千世界内活动的表现。运用文字本身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伎俩，但要运用文字到一种不可错误的表现的境界，这戏法才变得巧妙。斯蒂芬斯有这本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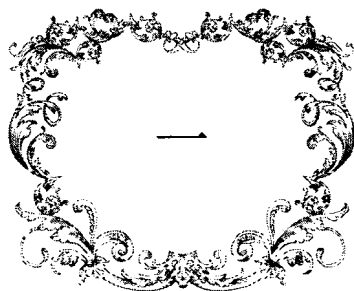
① 为了更加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本书将原书中民国时期的英译人名“占姆士司帝芬士”（James Stephens）改为现今通行的译名“詹姆斯·斯蒂芬斯”，爱尔兰诗人和小说家。——编者注

② 原文为“生铁门骂儿”，应为“sentimental”的音译，意为感情的（而非理性的）。——编者注

现代是感情 (sentimental) ^①主义打倒一切的时代，为要逢迎贫民主义、劳民主义起见，谁敢不呐喊一声“到民间去”，写书的人伏在书台上冥想穷人、饿人、破人、败人的生活，虽则他们的想象也许穷得连穷都不能想象，他们恨不能拿缝穷婆的脏布来替代纸，拿眼泪与唾沫来替代字，如此更可以直接的表示他们对时代精神的同情。斯蒂芬斯给我们的是另一种的趣味。他写穷人的生活，不错，但他开我们眼的地方不是穷的描写，而是生活的表现，在这里穷富的界限是分不到的。一枝草花在风前的招展，一只小鸭在春水里的游泳，玛丽姑娘碰到巡警伟人小心的怦动，莫须有太太梦想的荒唐，什么事物、什么境地的光与色，折射上了诗人的灵性的晶球，斯蒂芬斯用他那神妙的笔法轻轻地移映到文字的幕面上来，逼我们读者的欢喜与惊奇。

但这转译当然是一种障碍，即使不至是一种隔膜。翻译最难是诗，其次是散文写成的诗，《玛丽玛丽》是后一类。经过一度移转，灵的容易变呆，活的容易变死，幽妙的容易变粗糙——我不能为我们自家的译品味着良心来辩护，但我们当然也只能做我们做得到的事。我们的抱歉第一是对作者，第二是对读者。

志摩



玛丽与她的母亲，莫须有太太，住在一所高大的黝黑的房子的顶上一间小屋子里，在都柏林城里的一条后街上。她从小就住在这间屋顶的小房间里。天花板上所有的裂缝，她都知道，裂缝不少，都是奇形怪状的。旧极的糊纸的墙上长着无数霉菌的斑点，她也是熟悉的。她看着这些斑点从灰影子长成黑斑，从小污点长成大霉块，还有墙脚边的破洞，晚上蟑螂虫进出的孔道，她也知道。房间里只有一面玻璃窗，但她要向窗外望时，她得把窗子往上推，因为好几年的积垢已经淹没了玻璃的透明，现在只像是半透光的牡蛎壳了。

窗外望得见的也只是隔壁那所屋子顶上的一排烟囱土管，不息地把煤点卷向她的窗子；所以她也不愿意多开窗，因为开窗就得擦脸，用水也得她自己走五层楼梯去提，因此她更不愿意熏黑了脸子多费水。

她的母亲简直的不很洗脸，她以为濯洗不是卫生的，容易擦去脸上本来的光润，并且胰子水不是敛紧了皮肤，就泡起了皱纹。她自己的脸子有地方是太紧，有地方又是太松，玛丽常常想那松的地方一定是她母亲年轻时擦得太多了，那紧的地方一定是她从来没有洗过的。她想她情愿脸上的皮肤不是全松就是全紧，所以每次洗脸她就满面地擦一个周到，不洗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不让步。

她的母亲的脸色是又陈又旧的象牙的颜色。她的鼻子是像一只大的强有力的鸟喙，上面的皮肤是绷得紧紧的，所以在烛光里，她的鼻子呆顿顿地亮着。她的一双眼又大又黑，像两潭墨水，像鸟眼一样的烁亮。她的头发也是黑的，像最细的丝一样的光滑，放松的时候就直挂了下来，盖在她的象牙色的脸上发亮。她的嘴唇是薄的，差不多没有颜色，她的手是尖形的，敏捷的手，握紧了只见指节，张开了只见指条。

玛丽爱极了她的母亲，她的母亲也爱极了她的女儿，她的爱是一种剧烈的感情，有时发作为凶猛的搂抱。每次她的母亲搂住了她，时候稍为长一点，就出眼泪，抱紧了她的女儿一左一右地摇着，她那一把抓得凶极了，可怜的玛丽连气都转不过来；但是她宁可耐着，不愿意妨碍她妈亲热的表情。她倒是在那样搂抱的凶恶中感到几分乐趣，她宁可吃一点小苦的。

她妈每天一早就出去做工，往往不到晚上不回家的。她是个做短工的佣妇，她的工作是洗擦房间与收拾楼梯。她也会烧饭做菜，有时有针线活计她也做的。

她做过最精致的衣服，年轻美丽的姑娘们穿了去跳舞或是去游玩的，她也做上品的白衬衫，那是体面的先生们宴会时穿的，还有花饰的背心，是为爱时髦的少年们做的，长筒丝袜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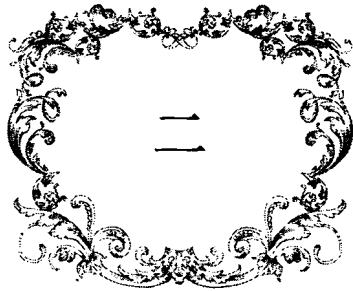
是跳舞用的——那是从前的事情了，因为她做成好看给别人拿走，她就生气，她往往咒骂到她那里来拿东西的人，有时她发了疯，竟是把做好的鲜艳的衣服撕烂了，用脚践踏，口里高声地叫喊。

她时常哭泣，因为她是不富。有时她做了工回家的时候，她爱假定她是有钱了的；她就凭空地幻想有某人故了，剩下给她一份大家产，或是她兄弟帕特里克^①从美洲发了大财回来了，她那时就告诉玛丽明天她想买这样，做那样，玛丽也爱那个……明天早上第一件事是搬家，搬到一所大房子去，背后有花园，园里满是鲜花，满是唱歌儿的鸟。屋子的前面是一大块草地，可以拍网球，可以傍着秀气的雅致的年轻人散步，他们有的是俊俏的脸子与雪白的手，他们会说法文，很殷勤地鞠躬，手里拿着的帽子差一点碰着地。她们要用十二个底下人——六个男佣人，六个女佣人——都是很伶俐的，他们每星期拿十先令的工钱，外加膳宿；他们每星期有两晚可以自由，他们的饭也吃得很好的。她们要制备无数的好衣服，穿了在街道上散步的衣服与坐马车兜风的衣服，

① 为了更加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本书将原书中民国时期的英译人名“伯德哥”(Patrick)改为现今通行的译名“帕特里克”。——编者注

还有骑马衣与旅行的服装。还要做一件银红丝绸的礼服，镶领是阔条的花边，一件黄酿色缎子的，胸前挂着黄金的项链，一件最细洁的白纱的，腰边插一朵大红的玫瑰。还要黑丝的长袜，用红丝线结出古怪的花样，银丝的围巾，有的绣着鲜花与精致的人物。

她妈打算这样那样的时候，心里就高兴了，但是不久她又哭了，把她的女儿狠劲地搂在胸前摇着，搂得她叫痛。



每天早上六点钟，玛丽姑娘爬出了床，起来点旺了炉火。这火却是不容易点着，因为烟囱许久没有打扫过，又没有风可以借力。她们家里又从没有柴条，就把乱纸团成小球儿垫着，把昨夜烧剩的炭屑铺上，再添上一把小煤块算数。有时一会儿火焰就窜了上来，她就快活，但是有时三次四次都点不旺，往往点到六次都有，点着了火，还得使用一点小瓶子里的煤油——几条烂布头浸透了油，放在火里，再用一张报纸围着壁炉的铁格子，火头就旺，一小锅子的水一会儿就可以烧熟；不过这样的引火法容易把油味儿洒进水去，沏出来的茶就是一股怪味，除了为省钱再没有人愿意喝的。

莫须有太太爱在床里多偎一会儿。她们屋子里也没有桌子，玛丽就把两杯茶、一罐炼乳、一小块的面包放在床上，她们母女俩就是这样吃她们的早点。

早上玛丽一张开眼，她妈就不断地讲话了。她把上一天的事情都背了一遍，又把今天她要去的地点，及可以赚一点小钱的机会都一一地说了。她也打算收拾这间屋子，重新裱糊墙壁，打扫烟囱，填塞鼠穴——一共有三个，一个在火炉格子的左边，还有两个在床底下。玛丽有好几夜只是醒着，听它们的牙齿啮着壁脚，它们的小腿在地板上赛跑。她妈还打算去买一块土耳其线毯铺在地板上，她明知道油布或是席布容易出灰，但是它们没有土

耳其毯子好看，也没有那样光滑。她打算着种种的改良，她的女儿也是十二分的赞成。她们要买一个红木抽屉衣柜靠着这边墙上，买一架紫檀大钢琴贴着那边墙上。一架白铜的炉围，火钳火杆也都是铜的，一把烧水用的铜壶，一个烧白薯与煎肉用的小铁盘；玛丽等身大的一幅油画挂在炉架的上面，她母亲的画用金框子装了挂在窗的一面，还要一幅画着一只纽芬兰的大狗偃卧在一只桶里，一只稀小的腊狗爬过来与它做朋友，还要一幅是黑人与白兵打仗的。

她妈一听得隔壁房间出来迟重的脚步声走下楼梯去，她就知道她应该起来了。

隔壁有一个工人和他的妻子、六个小孩住着。隔壁门一响，莫须有太太就跳了起来，快地穿上衣服，着忙似地逃出了屋子。她妈出了门，玛丽没有事做，往往又上床去睡一两个钟头。

睡够了她起来，铺好了床，收拾了房间，走出门上街去闲步，或是圣斯蒂芬公园里去坐着。公园里的鸟雀她全认得，有的已经生了小鸟的，有的正怀着小鸟的，有的从没有生过小鸟的——最后的一种大都是雄的，它们自有它们不生小雀儿的道理，玛丽却是不懂得，她只是可怜它们没有孩子，成心多喂它们一些面包屑，算是安慰它们的意思。她爱看那些乳鸭子跟着它们母亲泅水：它们胆子很大，竟会一直冲到人站着的岸边，使了很

大的劲伸出小扁嘴，去捡起一点不相干的东西，快活地吞了下去。那只母鸭子稳稳地在它儿女的附近泳着，嘴里低声地向它们唱着种种的警告、指导、埋怨的口号。玛丽心里想那些小鸭子真是聪明，水泳得那么好。她爱它们，旁边没有人的时候她就学它们的娘低声地唱着口号，只是她也不常试，因为她怕她的口号的意义不对，也许教错了这群孩子，或是与它们的妈教它们的话不合适。

湖上那座桥是一个好玩的地方。有太阳的一边，一大群的鸭子竖直了尾梢，头浸没在水里寻东西吃，水面上只剩了半个鸭子。有荫的一面，好几百的鳗鱼在水里泅着。鳗鱼是顶奇怪的东西：有许多像缎带一样的薄，有些又圆又肥像粗绳子似的。它们像是从不打架的，那小鸭子那样的小，但是大鳗鱼从不欺侮它们，就是有时它们泅水下去，它们也不理会。有的鳗鱼游得顶慢，看看这边看看那边，像是没有事做，又像乡下人进城似的，有的溜得快极了，一眨眼就看不见了。玛丽心里想，泅得快的鳗鱼一定是为听得它们的小孩子在哭；她想一个小鱼哭的时候不知道它妈看不看得出它的眼泪，因为水里已经有那么多的水，她又想，也许它们一哭就哭出一大块硬硬的，那是很容易看得见的。

看过了鱼，她就到花坛那边去看，有的形状像有棱角的星，有的是圆形的，有的是方的。她最爱那星形的花坛，她也

爱那圆形，她最不喜那方的。但是她爱所有的花，她常常替花儿编故事。

看过了花，肚子饿了，她就回家去吃午饭。她从葛拉夫登路的奥康内尔路那边回家。她总是从马路右手的走道回家。一路看店铺陈列的窗柜，回头吃过了中饭再出来，她就走左边的走道，照样的一家家看过去，所以她每天都知道城里到了什么新鲜的东西，晚上就告诉她妈说，曼宁那家窗子里那件西班牙花边滚口的黑绸衫已经换了一件红色的长袍，肩上有折裱，袖口配着爱尔兰花边的；或是约翰逊^①珠宝铺里那颗定价一百磅的金钢钻已经收了进去，现在摆着的是一盒亮银的胸针与蓝珉琅。

在晚上，她妈领着她到各家戏院的门前去走一转，看进戏院的人与放在路边的戏广告。她们回家吃晚饭的时候，她们就凭着她们方才看过的广告相片来猜想各家戏里的情节，所以她们每晚睡觉以前总是有很多的话讲的。玛丽在晚上讲话最多，但是她妈早上讲话最多。

^① 为了更加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本书将原书中民国时期的英译人名“永生”(Johnson)改为现今通行的译名“约翰逊”。——编者注